

千年厚土 神奇同川

（上接第四版）

人物：豪气凌云

同川自古多耿介名贤、侠义之士，更不乏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。其精神底色中皆蕴藏一个“犟”字——非执拗妄为，非倨傲自负，而是以苦志韧骨立身，以扶危济困为任，以不畏强权守道。此犟，九死未悔，豪气凌云！

东晋时期上社名士郝隆，性诙谐而博学，投征西大将军桓温帐下任南蛮参军。时谢安以清高自诩，立志隐居东山。后来竟忘了自己的初衷，出山做了桓温的司马。一次，桓温得草药“远志”，问谢安：“此物又名‘小草’，为什么一种东西有两个名称呢？”谢安还未来得及应对，坐在一旁的郝隆抢先答道：“隐于山是为远志，出了山便成小草。”谢安听出郝隆的讽刺，脸瞬间涨得通红。桓温则哈哈大笑：“郝参军真率性之人也！”

元代湾里村张显夫人延治胡，是原平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名字流传下来的奇女子。她从小通文识字，很有主见。嫁给张显后，助夫家业日渐兴盛，庄田遍置奎光岭东西。她生性仁孝，乐善好施，曾在天涯山前建一座舍药院，为穷苦百姓坐诊疗疾，免费送药。民众称其为“善举夫人”。延治胡的直系裔孙张士杰，在清乾隆年间继承祖先遗志，自费于奎光岭隘口上建茶亭一座。每天牵驴驮水数十桶运至茶亭，烧水煮茶，免费提供给路人。数十年如一日，风雨无阻。张士杰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遵父嘱托，继续在奎光岭上给行人施茶，一干又是数十年。乡人感念张氏父子义举，在茶亭旁立碑颂德。

北社村人梁璟，明天顺八年（1464年）进士，任兵科给事中。成化年间，右都御史项忠镇压荆襄流民，滥杀无辜，梁璟明知项忠为明宪宗朱见深宠臣，仍然冒死揭发其暴行；鞑靼大军掳掠陕西榆林地区，武靖伯赵辅奉命征讨，至则不敢战，梁璟上奏论其罪，赵辅终被免职。皇帝欣赏梁璟刚正人品，提拔他为南京户部尚书（正二品）。《明史》评：“持论侃侃，不事矫饰”；大学士李东阳评：“论事持大体”。

西社村人续立人，生性倔强，在浙江缙云县知县任上屡犯地方官绅私利，遭诬革职，空囊而归。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崞县大饥，县令黎铨反而向灾民增收赋税。续立人以八旬高龄，奔走代州、省城等地，三诉州府未果，欲赴京城告御状，终逼巡抚撤换黎铨。孰料新县令上任，一应政事，只在后室处理，从不登大堂。立人扛一量尺来崞城，径至大堂丈量起来。差役惊异发问，立人答：“大堂既已无用，何不丈量而售之？”县令闻之，知其刚直，从此再不敢怠政。

李景时，北社村人，明末任山东济南知府。李闯王的军队围攻济南府时，他与山东巡抚耿血为盟，决议死守，不料守将却开城投降。他对僚属说：“我职在于死守，今城破，殉国是为本分。但老母在堂，须诀别。”于是，他星夜逃出，疾驰北社家中。母子相见，抱头痛哭。景时居家满一年，依然牢记当初誓言，特别是亡国之恨让他难以自拔。其母看在眼里，知其报国志未灭，便对他说：“臣死忠，子死孝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景时听罢，当晚服毒而死。

李旦时，景时之弟，也是位大义凛然之士。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九月初，五台山贼匪骚扰同川北社村。旦时组建乡勇，决心武装自保。不几日，匪贼开始围堡。旦

时将预制的一口棺木抬出，置于阵前，以示血战的决心。他命人打开堡门，身先士卒，率领儿子茂玉、开玉、含玉和侄子养兆以及百余乡勇冲出南堡，挥舞刀枪直入敌阵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。战至上午，旦时终因力竭而为贼所杀。子含玉、侄子养兆亦同日死难。山西巡抚赠李门“父子忠烈”匾一块，并报朝廷嘉奖。

同川人为理想奋不顾身。西社村人续西峰，一生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、反对北洋军阀，堪称职业革命家。然而，虽有满腔热血，终因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而功败垂成。1925年9月，欲率旧部进兵山西，继而指向奉军。由于各同志意见不一，革命失败。续西峰一生理想，顿成泡影，悲愤交集，一病不起。临终前，仍在勉励身边人：“革命党人是无消极的，望努力勿懈！”

续范亭，西社村人，早年参加西北护国军和靖国军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政策深恶痛绝。在一个寒冷的冬日，他在南京中山陵前拔剑长歌，然后将闪着寒光的利刃刺向了自己。当然，续范亭剖腹自尽未成，最后被送到中央医院抢救而转危为安。续范亭用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壮哉。

同川还有气壮山河的硬骨头。王东社村党支部书记王同春，1942年2月17日在组织本村青年和妇女撤退过程中，不幸被捕。无论敌人如何软硬兼施，他始终一声不吭。日寇放开恶犬，将他的衣服、皮肤撕得稀烂。他忍着巨痛对日寇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就是不说！”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残忍杀害。

崞县（东）二区区委书记张怀先被捕后，面对日寇的刑讯逼供，他一言不发。第二天，敌人押着他从观里村出发，为了不株连全村百姓，他抱定了以死明志的决心。当走到观里村小学门口时，他奋力高呼“誓死不当亡国奴”的口号，倾尽全力撞死在校门口一块巨石上。

共产党员邢林武，崞县（东）二区武工队队长，被捕后敌人用尽刑罚想从他口中撬出点信息，他始终是一句：“路是自己走的，我无话可说！”在宏道镇就刑当天，他神态如常，毫无惧色。

一个“犟”字，被同川人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史事：波澜壮阔

同川人极具个性，史迹亦荡气回肠。自隋置铜川县开始，这片土地的文明轨迹便日渐清晰。唐置军府，金筑豪宅，明兴卫所，清举义旗……这些散落于同川梁垌沟壑间的历史碎片，经地域文化研究者妙手拼缀，终成恢宏史册。每番展卷，总能在泛黄的册页间邂逅一段鲜活的故事。

一、隋代王隆治铜川

隋开皇元年（581年），河东人王隆首任铜川县令。任内勉励县民广植梨树，积极发展农业及养殖业；建文庙以倡教化，通过文化的传播影响和改变了铜川的社会风气。可以说，铜川文风，自此丕振。据说在王隆任铜川县令期间，其妻野外游玩，过巨石而有妊生子，这个儿子便是加号“文中子”的隋代大儒王通。王隆卸任时，铜川百姓攀辕卧辙，极力挽留。多年后，王隆以其职被尊为“铜川府君”，妻子裴氏封“铜川夫人”。

二、唐代设置同川府

隋大业四年（608年），铜川县建制被撤销，其辖区并入五台县。唐朝建立初期，为强化军事部署与后勤保障，朝廷在

同川地区设立同川府。同川府属军府，亦称折冲府，为唐代府兵制下基层军事组织，与地方行政长官无统属关系。同川府军事编制约千人，实行兵农合一制：卫士平日务农，战时出征，主要承担防御突厥南侵的边防职责。据赵村唐代《为金轮圣神皇帝修故伽蓝之碑》载，武周时期（690年—705年），五台县境内除同川府外，还有清凉府、金山府、东冶府三座军府。这些军府均设都尉，别将、参军、校尉、旅帅、队正等官职，其中同川府别将为赵件兴，主要负责军府具体事务及士兵调度。唐证圣元年（695年），崞县原平镇一带与五台县同川地区被划分出来，组建武延县，同川府成为其属地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（713年—741年），府兵制渐为募兵制取代，同川府最终被裁撤。其时，同川区域归唐林县管辖。

三、金代武伯英建豪宅

北河底村人武伯英，金代观州同知，工诗画，善制琴，赋《剪烛刀》有“啼残瘦玉兰心吐，蹴落春红燕尾香”之句，名动文坛。其人极尽奢雅，筑“万卷楼”藏唐宋古籍善本，园内各种奇花异果，悉数从外地移植。更得一块曾为宋代皇家宫苑的宣和湖石，若鬼斧神工。元好问叹曰：“吾乡衣冠家，法书名画及藏书之多，亦有伯英相上下者，伯英独恃宝石以擅奇汾晋间耳！”在金代山西，最有名的大宅院就坐落于崞县同川，更绝的是院内还有一块让河东人垂涎的石头。

四、元代李冶隐居著书

李冶，字仁卿，元代真定路栾城人。金正大七年（1230年）进士，任钧州知事。蒙古大军破钧州后，李冶换一身布衣一路北逃，最终隐居于崞县桐川（今同川）。他居住的草庐十分狭小简陋，平时还得为衣食奔波。但他始终以苦为乐，潜心研究数学。经过十数载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在桐川的茅草屋里完成了《测圆海镜》一书。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介绍天元术的著作，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五、李世兴治理同川卫

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，常遇春部将李世兴任新设的同川卫土官。李世兴，河南商丘人，元末随常遇春攻取崞州、代州等地后，因功授同川卫土官，留守于此屯田抚民。世兴率军民垦荒治水：北起迴光岭，南至漳沱河，东起尧园山，西至白鹤岭，辟田数以万亩计；引同河水灌两岸涸田，化盐碱为沃土。整个同川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。

六、北社李家血战贼寇

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九月，五台山贼匪围攻北社崇仁堡。族长李旦时率乡勇据堡自守，数次击退匪众。未几，贼首督战再攻，架起云梯登堡。旦时一声令下，滚石榴木从堡墙上砸下，匪众死伤无数。李旦时瞅准时机，率子侄、乡勇从堡内杀出，与敌人在同河岸边展开血战。终因寡不敌众，李旦时与子含玉、侄养兆不幸遇难。之后，其四弟李勘时联合朝廷兵将，斩获杀害三人的贼将首级，献于旦时的灵柩下，以报此仇。

七、清末秀才举义旗

辛亥革命时期，同川文人受同盟会的影响，在东社镇和宏道镇组织起两支农民武装自卫政权——南、北同川保安社。组织者十余人，皆为清末秀才。任务是维护同川各村的治安，同时响应武昌、太原的革命起义。当时，整个同川在南北两个保安社的保卫下，地方秩序安



稳，没有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，时人戏称为“秀才造反”。

八、忻代宁公团参加北伐

辛亥革命太原起义后，续西峰在西社村组建“忻代宁公团”，率英勇三千北伐大同。先后攻取应县、怀仁，并于1911年12月5日下午进入大同。不久，清廷援军赶来攻城，并对大同城包围。忻代宁公团与大同军政府联合还击，坚持作战四十多天，最终取得北伐胜利。之后，续西峰率公团撤出大同，返回原驻地。辛亥革命前后，续西峰多次在乡策划武装斗争，西社村因此成为“中国北方革命中心”。

九、刘河底活埋日军

1943年7月7日，晋察冀边区崞县党政军民一千多人在西头村遭遇日军袭扰。边区军民同仇敌忾，将逃跑的日军围困于刘河底村的一眼土窑洞内。这个窑洞挖在十几丈笔直的高崖下，一门二窗，敌人把机枪架在窑门口，两扇窗户上是十几支步枪，一齐向外射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日军仗着地势好拒不投降，为了速战速决，县委领导通知附近各村民兵带上铁锹、镢头跑步到刘河底村集合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军民一齐从窑顶的崖头上往下铲土，最终将15名负隅顽抗的日军活埋在了窑洞里。

十、刘少奇朱德路居东社

1947年4月，刘少奇、朱德前往华北解放区途中，路居东社镇。朱德和随从的警卫、机要秘书等住在了东社街李五宅院。刘少奇因胃病发作，住进了温东社村温高楼宅院的小楼上。次日下午，刘少奇、朱德起程赴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县。出发前，同川地方干部给生病的刘少奇准备了担架，可他执意不肯坐，笑言“还是骑马自在些”。朱德发现军马啃坏了门外的一棵小树，便让警卫员把随军的一袋小米留下以作赔偿。同川的干部们对刘少奇、朱德亲民爱民的工作作风钦佩不已，他们在朱总司令居住过的院子里种下两株翠柏，起名“连心树”。现在，同川镇政府的后院内，两株柏树郁郁葱葱，四季常青，与刘少奇、朱德路居的房子一起，成了同川镇的一处红色教育基地。

尾声

当五台山的五色云回旋于同川的天空，这方沧桑厚土就注定神奇。且不说阳春晴雪，一树梨花阅千年；也不说自然形胜，山环水绕入画屏；单论深厚的文化积淀，便让人叹为观止。春秋义士的肝胆，魏晋名贤的诙谐，金元书生的意气，明清乡人的刚烈，是奎光岭季风淬炼的精神特质；青铜帐顶的华美，北社宋塑的灵韵，社火鬼判的神秘，凤山崞砚的温润，是同河畔断崖沁出的文明密码。同川，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、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展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。它的神奇之处，恰在于每段历史时空皆存璀璨印记，并于岁月长河中生生不灭。